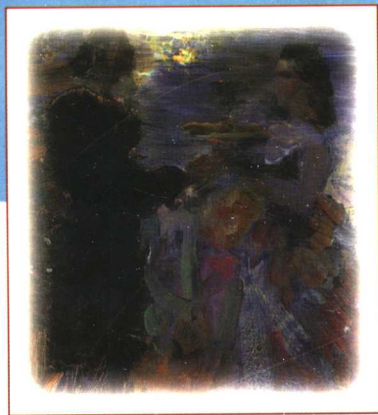


BU ER JIA KEI FUI WEN JI

布尔加科夫文集

第四卷

大师和玛格丽特



作家出版社

布尔加科夫文集

BU ER JIA KEI FUI WEN JI

大师和玛格丽特

○ [俄] 布尔加科夫 著

戴骢 曹国维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和玛格丽特/ (俄) 布尔加科夫著; 戴骢,
曹国维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12
(布尔加科夫文集; 第4卷)
ISBN 7-5063-1363-4

I. 大… II. ①布… ②戴… ③曹… III. 长篇
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297 号

大师和玛格丽特

作者: (俄) 布尔加科夫

译者: 戴骢 曹国维

责任编辑: 张亚丽

装帧设计: 潘岱予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20 千

印张: 15 75

插页: 2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63-4/I·1351

定价: 22.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刷错误, 可随时退换。

……“你究竟是谁？”

“我是那种力的一部分，

总是想作恶，

结果却总是行善。”

——歌德：《浮士德》

目 次

第一部

- | | | |
|------|----------------|---------|
| 第一章 | 切勿跟陌生人攀谈 | (3) |
| 第二章 | 本丢·彼拉多 | (21) |
| 第三章 | 第七条论证 | (51) |
| 第四章 | 追缉 | (58) |
| 第五章 | 格里鲍耶陀夫之乱 | (67) |
| 第六章 | 果真是精神分裂 | (83) |
| 第七章 | 凶屋 | (94) |
| 第八章 | 教授舌战诗人 | (108) |
| 第九章 | 卡罗维耶夫的把戏 | (120) |
| 第十章 | 来自雅尔塔的消息 | (132) |
| 第十一章 | 伊凡人格二重化 | (147) |
| 第十二章 | 幻术及其内幕 | (152) |
| 第十三章 | 主角登场 | (171) |
| 第十四章 | 光荣归于雄鸡 | (195) |
| 第十五章 | 尼卡诺尔的梦 | (206) |
| 第十六章 | 行刑 | (222) |
| 第十七章 | 不安的一天 | (237) |

第十八章 造访受辱记·····	(253)
-----------------	-------

第二部

第十九章 玛格丽特·····	(281)
第二十章 阿扎泽勒的润肤霜·····	(297)
第二十一章 飞翔·····	(304)
第二十二章 烛光下·····	(319)
第二十三章 撒旦的盛大舞会·····	(335)
第二十四章 救出大师·····	(353)
第二十五章 总督如此拯救加略人犹大·····	(381)
第二十六章 掩埋·····	(393)
第二十七章 50单元的末日·····	(418)
第二十八章 卡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的最后旅程 ·····	(435)
第二十九章 命运注定·····	(450)
第三十章 该走了! 该走了!·····	(456)
第三十一章 麻雀山上·····	(470)
第三十二章 宽恕和永久的乐园·····	(474)
尾 声·····	(481)

第一 部



第一章

切勿跟陌生人攀谈

有年春天，在莫斯科一个百年未遇的火热的傍晚，^①有两个男人来到牧首塘^②畔。其中一个四十来岁，五短身材，黑发，穿一身浅灰色夏季西装，大腹便便，歇顶，手里像托着个大蛋糕似地托着顶相当考究的礼帽，刮得精光的脸上架着一副大得出奇的黑玳瑁眼镜。另一个年纪还轻，腰圆膀粗，棕黄头发又乱又翘，脑后歪戴一顶方格鸭舌帽，上身着一件翻领牛仔

① 《大师和玛格丽特》开篇第一句有多种异文，如圣彼得堡《世界文学丛书》版作：“春日闷热的落霞时分，牧首塘畔来了两个男人。”因小说问世于作者身后，这第一句概由后人从异文中选定，作者本意如何，不得而知。

② 牧首系俄罗斯东正教最高首脑称谓，牧首塘是莫斯科市内一公园名。因内有同名水塘而得名。

衫，下身穿一条皱巴巴的白西裤，脚登黑色胶鞋。

这头一位并非别人，正是柏辽兹·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他是一家大型文学刊物的主编，又是莫斯科规模最大的文学家协会“莫文协”理事会的主席。而他那位年轻游伴则是以“流浪汉”为笔名发表诗作的诗人波内列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

两位作家一跨入刚刚绽绿的椴树林荫道，头一件事便是朝漆得花里胡哨的售货亭冲去。售货亭的招牌上写着：“啤酒、汽水”。

噢，对了，必须交待一下这个可怕的五月之暮的第一桩怪事：不但售货亭前，就连跟小铠甲街平行的林荫道上也不见一个人影。炎阳把莫斯科烤得滚烫之后，此刻正裹着干燥的尘雾向花园环路后边沉去，人们热得似乎连喘口气都没有力气了，没有一个人走到椴树下来，没有一个人坐到长椅上来，整条林荫道上阒无一人。

“给两瓶纳尔赞^①，”柏辽兹说。

“没有纳尔赞，”售货亭里的女人回答，不知为什么气鼓鼓的。

“啤酒有吗？”流浪汉用嘎哑的声音问。

“天黑前才能运到，”那女人回答。

“那么有什么？”柏辽兹问。

“只有杏汁汽水，不过没冰镇，”女人回答。

“好吧，好吧，给两瓶……”

杏汁汽水冒起很多黄色泡沫，空气中顿时弥漫开一股理发

① 是一种碳酸矿泉，对心血管、肠胃道及新陈代谢方面的疾病有一定疗效，产于俄国北高加索的疗养胜地基斯洛沃德斯克。

馆的气味。杏汁刚一下肚，两位文学家就不断地打起嗝来。他们付清账，坐到一张长椅上，面对池水，背朝铠甲街。

此刻又发生了第二桩怪事，不过只跟柏辽兹一人有关：突然间，柏辽兹不再打嗝，他的心脏怦地跳了一下，便失踪了。一刹那后，心脏又回到原地，可里边却像刺进了一根钝针。不但如此，柏辽兹突然感到惊恐莫名，以致立刻想逃离牧首塘。他心烦意乱地回头望望，不明白平白无故地究竟叫什么吓着了。他脸色煞白，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心想：“我这是怎么啦？从没这样过……怕是心脏出了毛病……操劳过度。看来得掷下一切，到基斯洛沃德斯克去疗养……”

就在这一刻，燥热的空气在他面前浓缩起来，凝聚成一个透明的、怪模怪样的男人。这人脑瓜非常之小，戴着一顶骑手帽，穿一件也是用空气做面料的格子上装，又短又小……这人身高足有一俄丈^①，可肩膀却非常之窄，人瘦得出奇，而脸上，请读者注意，一副奚落人的表情。

柏辽兹有生以来一直过得风平浪静，怎么习惯得了这种稀奇古怪的事儿。他的脸色犹如死灰。他瞪大眼睛，惊慌地想：“这事儿简直匪夷所思！……”

可遗憾的是确确实实发生了这事儿。这不是，明明有个细小挑儿的透明男人双脚离地，正在他眼前左右摇晃。

柏辽兹吓得急忙闭紧眼睛。待他睁开眼时，他看到一切已经过去，热蒸气已经消散，那个穿格子衣服的已不知去向，同时刺在心脏里的那根钝针也已经给拔掉了。

“嘿，真是见鬼！”主编大声说。“你晓得吗，伊凡，我刚才差点儿中暑！甚至出现了幻视！”虽然他装作在笑，可眼睛

^① 合 2.134 米。

里仍有惧色，两手还在索索发抖。但他渐渐镇静下来，打起精神说：“好吧，再谈下去……”他重又拾起刚才因喝杏汁汽水而中断的话题。

事后得知，他谈的是耶稣基督。原来这位主编曾约请诗人为下期杂志写一首反宗教题材的长诗。流浪汉一挥而就，遗憾的是主编对这首急就章很不满意。尽管流浪汉用了非常阴暗的色调描绘他长诗的主要人物耶稣，可主编还是认为全诗必须重写。所以主编现在来给流浪汉上一课，跟他讲讲耶稣的事儿，借以指出诗人的主要错误所在。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究竟为什么写砸了，很难说。也许才情还不够，也许对所写的题材一窍不通。从来没有存在过的耶稣，到了他笔下竟成了个活生生的人，尽管他是用全盘否定的笔触加以塑造的。

而柏辽兹想让诗人明白，主要的不在于耶稣是个什么样的人，好人还是坏人，而在于世上从未有耶稣这样一个人，所有关于耶稣的故事都是虚构的，都是无稽之谈。

应该指出，这位主编是个博览群书的人，谈起话来引经据典，比方说吧，他告诉诗人，在名震四海的亚历山大的斐洛^①和饱学之士优素福·弗拉维^②等古代学者的著作中都未曾有一字提及耶稣其人的存在。这位主编为了表明自己学识渊

① 斐洛（约公元前25—约公元50）：古犹太和希腊宗教哲学家。他所创立的《圣经》寓意解释法对宗教文学和中世纪文化有很大影响。恩格斯称他是“基督教的真正的父亲”。

② 优素福·弗拉维（约公元37—100年后）：古犹太历史学家，在反抗罗马的犹太战争期间背叛了起义者，投降了罗马人，著有《犹太战争史》、《犹太古代史》以及《毕生经历》等。

博，顺便告诉诗人：名垂千古的塔西佗^①的《编年史》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章中倒曾写到过处死耶稣的事，然而这是后世的伪托。

主编所谈的一切，流浪汉闻所未闻。他将自己一双机敏的绿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柏辽兹，洗耳恭听，只是偶尔打个嗝，轻声骂一句杏汁汽水。

“东方人所有的宗教，”柏辽兹说，“无不编造出一个未曾破身的处女把神生出世来的事。基督徒们玩的并非新花样，他们依样画葫芦，造出了一个没有在世上活过一天的耶稣。这才是您长诗的主要支点……”

柏辽兹高亢尖细的声音在冷冷清清的林荫道上空飘荡。他越谈越高深莫测，除非博古通今的人才敢于如此高谈阔论而无须担心摔断脖子。诗人越听越着迷，越听越觉得得益匪浅。他得知了埃及有一位瑞神叫俄赛里斯^②，是天公地母之子，得知

① 塔西佗（约公元 56—120）：罗马帝国重臣，历史学家。其《编年史》以纪年体记述从公元 14 年奥古都斯去世、提比略继位起到 68 年尼禄统治结束为止整个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代的历史事件。全书分为 18 卷或 16 卷，现存存第 1 至第 4 卷、第 5 卷一部分、第 6 卷的大部分以及首尾残缺不全的第 11—16 卷。《编年史》第 15 卷第 44 章中提到尼禄残害基督徒时，写道：“基督徒一词源出基督，基督已在提比略在位期间为巡抚彼拉多所杀。”

② 瑞神是古代埃及太阳神和国家主神，至新王朝时期瑞神位为俄赛里斯。俄赛里斯本为丧葬神，死者的主宰，形象为一木乃伊干尸，头部露出，戴双重王冠，手持王权标志，后期兼具农耕丰产神的形象。

了有关腓尼基的法姆莎神^①的传说和马尔杜克神^②的传说，甚至还知道了较为冷僻的威严可怖的惠齐洛波特利神^③的故事，这位尊神受到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极度崇敬。

就在柏辽兹讲给诗人听阿兹特克人怎样用面团来捏出惠齐洛波特利神的形象的当儿，林荫道上第一回出现了一个人。

后来有关机关纷纷提供关于这人长相的情报，可坦率地说，为时已晚。将这些情报加以对照，不能不叫人吃惊。一份情报说，这人个子矮小，镶有金牙，右腿瘸。另一份情报则说，这人身材魁乎其伟，镶有白金牙套，左腿瘸。还有一份情报则简简单单地说，这人一无特征。

不得不指出，这些情报无一属实。

这个被描述的人没有一条腿是瘸的，身材既不矮小，也非魁乎其伟，只不过是高个儿。至于牙齿，左侧镶白金牙套，右侧镶金牙。穿一身考究的灰西装，鞋子是舶来品，与西装同色。贝蕾帽也是灰色的，潇洒地歪戴在头上，碰着一只耳朵，腋下夹着一根手杖，黑色的手杖柄呈髯毛狗的狗头状。看上去，他约摸四十开外。嘴有点歪。胡子剃得精光。黑发。右眼呈黑色，左眼不知怎的却呈绿色。两条眉毛一色都是黑的，然而却一高一低。总之，是个外国人。

-
- ① 腓尼基人约于公元前二千年在叙利亚及黎巴嫩沿海建立了推罗、西顿等城邦，其信奉之宗教基本继承迦南宗教，奉迦南宗教中的农作丰产神慕洛为主神，另有威严的太阳神厄勒和端庄的月亮神阿瑟拉。法姆莎是何神道，译者不详。
 - ② 原为巴比伦城的守护神。巴比伦在政治上崛起后，马尔杜克神被推崇为诸神之首，并在巴比伦为他建造巨大神庙。传说他在女神阿如孺的协助下，用他所杀死之原始怪物提阿马特的躯体创造了世界和人类。
 - ③ 阿兹特克人曾于15世纪和16世纪初在今墨西哥中南部建立帝国，日盛一日，后为西班牙人所灭。阿兹特克人信奉太阳神兼战神惠齐洛波特利。

这名外国人走过主编和诗人所坐的长椅前时，朝两人瞥了一眼，突然收住脚步，在离两人两步远的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德国人……”柏辽兹心想。

“英国人……”流浪汉心想。“瞧，他还戴着手套，也不嫌热。”

而外国人则环视着方方正正地围绕于牧首塘四周的高楼大厦，一望而知，他头一遭来此地，对这里的景致很感兴趣。

他把目光停留在楼宇的顶层，那里的窗玻璃金光灿烂，歪歪扭扭地映照出正在同柏辽兹诀别的太阳，后来他把目光移至底层，那里的窗玻璃已经蒙上昏暗的暮色，不知为什么，他倨傲地冷笑了一下，眯细起眼睛，把手搁在手杖柄上，又把下巴搁在手背上。

“你呀，伊凡，”柏辽兹说，“写得很好，很有点儿讽刺笔法，例如写圣子耶稣降生那一节，然而问题的要害在于耶稣降生之前，就已有一大串圣子了，例如腓尼基宗教的阿窠尼^①，弗里吉亚宗教的阿提斯^②、伊朗宗教的密多罗^③。概而言之，这些圣子，包括耶稣在内，没有一个降生过，没有一个存在过，因此你不应该去写降生之类，不应该写，假定说吧，博士

-
- ① 腓尼基宗教的丰产神。腓尼基人信其为迦南繁殖女神阿斯塔特的儿子或情夫。其神话后传入希腊、罗马，成为女神阿芙狄蒂的情侣，并为死而复生神。
- ② 古代小亚细亚弗里吉亚人所信奉的男性主神。大母神赛比利的配偶，形象为年轻俊秀而柔和的美男子，常裸露下体。原为丰产神，每年春耕时如谷种落土一样死去，秋收时与成熟的禾稼一同复活，故又为死而复生神。松树被视为其圣树。
- ③ 上古印度—伊朗主神，约始于公元前二千年，见于《梨俱吠陀》。此神统治白昼，与夜神伐楼拿共同统治着天和地，惩罚善恶，称号为“宇宙大王”和“真理主宰”等。

来拜^①之类，而应该写博士来拜之类是子虚乌有，是无知妄说……而照你诗中所写，好像真有耶稣其人降生过！……”

就在这一刻，流浪汉屏住气，想把一个折磨他的膈压下去，不料膈打得更加难受，也更响，也就在这一刻，柏辽兹煞住了他的宏论，因为那个外国人突然站起身，朝两位作家走来。

两位作家惊诧地望着他。

“请原谅我，”走近来的人带着外国腔说，但口音正确，“陌陌生生的，却冒昧地……两位的高论实在令我钦佩……”

他一边说，一边彬彬有礼地摘下贝蕾帽，两个朋友别无他法，只得站起身来鞠躬还礼。

“不，八成是法国人……”柏辽兹琢磨。

“莫非是波兰人？……”流浪汉暗忖。

有必要加几句旁白：那个外国人一开口，就让诗人觉得讨厌，可是柏辽兹倒挺喜欢他的，不，谈不上喜欢，而是……怎么说呢，觉得那人挺有趣。

“允许我坐下吗？”外国人彬彬有礼地请求说，两个朋友身不由己地腾出位子；那外国人利索地在两人中间坐下，并且立即攀谈起来：

“要是我没听错，您刚才说，世上从未有过耶稣其人？”那外国人用绿色的左眼看着柏辽兹，问。

“您没有听错，没有，”柏辽兹谦恭地回答说，“我确实是这么说的。”

^① 《圣经·马太福音》载，耶稣诞生时，博士数人在东方看到异星，随着异星来到耶路撒冷找寻新生的君王，后按先知预言，到伯利恒找到耶稣和马利亚，俯伏在此，呈献黄金、乳香、没药三样礼物。

“嗨，太有意思了！”那外国人兴奋地高声说。

“这家伙要干什么？”流浪汉蹙紧眉头，思量道。

“那您赞同您交谈者的观点啰？”陌生人转身向右，问流浪汉道。

“百分之一百！”后者证实说。他讲话喜欢不落俗套，喜欢用比喻。

“太妙了！”这个不速之客兴奋地高声说。随即不知为什么贼头贼脑地瞧了瞧四周，压低他低沉的嗓音，说：“请原谅我这么刨根究底，我看出二位，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还不信上帝？”他眼里流露出惊惧的神色，加补道：“我发誓，这事我跟谁也不说。”

“没错，我们不信上帝，”柏辽兹回答，对那外国人竟会如此惊恐，不由得微微一笑，“这事尽可公开谈论。”

那外国人甚至好奇得尖叫了一声，把身子靠在椅背上，问道：

“二位是——无神论者？！”

“是的，我们两人是——无神论者，”柏辽兹含笑回答说。而流浪汉则气呼呼地想：“瞧这个外国佬，缠住不放了，浑蛋！”

“嗨，真是棒极了！”这个外国怪物大声赞叹，同时扭动脑袋，看看这边的一位文学家，又看看那边的。

“在我们国家，谁都不会对无神论感到奇怪，”柏辽兹用外交官的口吻彬彬有礼地说，“我国大部分居民早已自觉地不再相信有关上帝的神话了。”

这时，外国人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站起身来，伸出手去同愕然莫解的主编握手，对他说：

“请允许我衷心地感谢你！”

“您为什么要感谢他？”流浪汉眨了眨眼睛，问道。